

國學文集

古柳澤

G U L I U Z E

张国擎 著

作家出版社

古柳澤

國肇文集

张国肇 著

G U L I U Z E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柳泽 / 张国擎著 .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 2018.7

(国擎文集)

ISBN 978-7-5212-0155-0

I . ①古… II . ①张…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77883 号

古柳泽

作 者 : 张国擎

责任编辑 : 张 平

装帧设计 : 意匠文化 · 丁奔亮

封面题字 : 言恭达

内文插图 : 王野翔 王国斌

出版发行 :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 100125

电话传真 :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 [zuojia @ zuojia.net.cn](mailto: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 170 × 240

字 数 : 600 千字

印 张 : 33.75

版 次 :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212-0155-0

定 价 : 5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回首旧事，可以使沉湎在现实中太久、已经麻痹了神志的民族，振奋、理智起来，从而得到向未来冲刺的巨大力量。

目录

001	引 子
015	第一章
040	第二章
062	第三章
087	第四章
108	第五章
133	第六章
162	第七章
200	第八章
230	第九章
263	第十章
291	第十一章
319	第十二章
352	第十三章
383	第十四章
400	第十五章
423	第十六章
453	第十七章
485	第十八章
514	尾 声
517	读《古柳泽》想起的……

- 519 风情中的历史
- 522 以吴方言写作的地方史诗
- 524 太湖的历史潮汐
- 526 一部值得阅读的好书
- 528 再版说明

引子

1

“打屁股了，看打屁股啊！”

“咣、咣、咣……”耿爷一边敲锣一边喊，他不喊老爷上堂审案子，不喊谁被提了受审，就挑引人注目的字眼喊，把个平平静静的古柳泽要搅出八丈的浪花，非有正月十五闹元宵，八月十八看钱塘大潮似的热闹，才肯歇下来。

“白花花的屁股，好看啊！”二呆子跟在耿爷后面用竹棍敲着洋铁皮学腔。

刚刚从烟馆出来的烟客，过足了烟瘾，精神正旺着，眉眼鼻子都宽宽地舒展着。听到那喊叫，把长衫一提一甩，两手朝天一伸，袖管落至肩，竹竿似的两根瘦骨如风中竹般摇着：“挑夫的屁股，地主老财的屁股，娘子的屁股，小姐的屁股……啊哈哈，老爷应该都是褪尽裤子打，好看啊。别处没有的风景，这里有啊！”

“走哇！看风景啊。”后面跟上了一群。

偏有凑热闹的赶来说：“打的是怡春院姐姐的屁股。”

众人起哄的劲头更足。

被鸦片烧干的枯老头掺和得特别狂热：“上回打的那姐姐，听说淌了一地水哩。”

胖得头陷进胸膛的，喘着气问：“可以靠近看吗？”

“到南街邵家洋货铺去买个西洋镜，能把苍蝇鸟放得牛尾巴大。什么都看得清楚。”

对方点头说，好主意，又问：“是挪开大腿打，还是……”

卖水的阿根爷送水路过，听到此话，眉头紧蹙，摇头叹道，世道变了，世

道变了，从前的镇衙没这一套，女人与名士是不褪裤子的，是不可以褪裤子的。

“野鸡朝廷没正经。花几个铜板到怡春院，啥看不到？”

“这总是不花钱嘛！”

“回家看娘子去！”阿根爷骂道。

骂声愠愠地，恰叫众人一时无趣，有人转身回家，有人随着人潮去镇衙门凑热闹，看打屁股。

说打屁股，实质是审案。

公堂审案，只有县衙，没听说镇还有衙门。古柳泽有衙门，得从明万历十七年说起。那年，南浔朱国桢金榜题名，皇帝知其出身寒门，特赐金在故里置屋供朱国桢父母居住。朱国桢奏请神宗皇帝赐古柳泽为镇建制，理由是自己的成才得到了舅父的相助。皇帝朱翊钧听到这个名字，想起元时张士诚起兵反元，定都苏州，将围太湖的两大重镇建成粮草的屯集地。这两大镇：一是南浔镇，二是古柳泽。尤其是古柳泽，镇外越渚河将太湖与长江交汇于此，若在越渚河上设坝，苏州与杭州等则闭塞。此地虽为聚水之央，但依太湖傍高山，中间凿一小道，建有关口，古为吴越两国国门，关东为越，越军把持；关西为吴，吴兵守护。历代视为苏浙皖三省要塞。明朝建都南京，更视其为国门之险。经历朝建设，已具县规模。嘉靖十六年进士董份，其身居一品要职在位近六十年，多次代皇上殿前试，学生遍及朝野。八十五岁被弹劾回乡，居舅父家古柳泽，广设学堂、创义田、筑义宅、办义仓、通大道，使其成为南北进出太湖咽喉、东西制控运河的军事重镇。这些神宗皇帝都知道，他问：

“卿莫非还要建设古柳泽为县？”

朱国桢跪奏：“圣上明鉴。太湖水域及周边乃粮草丰饶之地，南浔、古柳两地均为历代所重。我朝若在此建设县制，则利大矣。”

朱翊钧此刻心境好，对于朱国桢也尚喜爱，便准予在古柳泽特设县衙门。可惜好景不长，待朱由检上台，理顺天下关系，便把县衙门撤了。到了清代，乾隆、康熙两帝南下目睹古柳泽之繁华，认为此地设县衙职能的制度可行。当下准许除命案无权处置外，其他一切等同县衙，对外仍称镇衙。京官外放，放着陕西道的府台不做，宁做这古柳泽的县衙级，可见这“一年镇衙内，三万金锭全”肥缺的诱惑是何等之大。更有甚者言：此地肥得衣角掸掸都是金粉银屑。溥仪皇帝退位前的那任镇衙，吏部文选司主事郑大人，放任河南道开封府不去，改放此地，连连干了三届。皇帝退位的消息刚从紫禁城朝外传，本地资深绅士包老爷连夜从清河浦赶回通报。镇衙明白，若等正式消息到，那些痞子们能不敲他几千一万银吗？不如脚底抹油——趁早溜。深夜，镇衙带着两列浩浩

荡荡船队溜了。皇帝官派的镇衙没有了。曾捐得一个九品官，屈就淮安清河浦候补河泊所官的包老爷，摇摇晃晃走进镇衙，学着古人的样子把候补官位的资格在镇衙门前一挂，众人看时，见上曰：

淮安清河浦河泊所官候补官所

接着，包老爷召集地方耆老宣读施政纲领。

古柳泽商贾云集，商家态度是关键。镇上资本最大的巨商邵黎泽老爷正忙着与张增澄到纽约设店铺，知晓包老爷此举也没特别重视。他持这种态度，别人便少有恭贺。没了恭贺，包老爷的举止便有旁门左道之嫌。门庭冷落在其次，重要的是“名不顺”。好在包老爷做事从来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做就做下去了。真正做长了，邵老爷也没与他丁是丁卯是卯地较真。这官因时间长久也就“官”了。一旦“官”的了，也是理直气壮了。自然也就“名正言顺”了。

现在，堂上坐的正是包老爷。

今天的案子不少。后村老崔饿死，媳妇偷桥西黄记布庄白布一段，儿子偷范家蒲席一张。范家知后没问罪，反倒相赠洋钱百块，置棺材料理后事。黄记布庄却将崔家媳妇扭送镇衙。

包老爷问清楚后判道：

“偷布系盗窃行为，按本镇旧律，打屁股二十板。”

堂下看客哗然，纷纷议论道：偷布行孝，老爷应该当堂释放。

包老爷回道：偷窃不可纵。孝道自有赏。赏罚分明，古之训。

衙役将崔家媳妇拉一边，等候褪裤子打屁股。崔家媳妇见包老爷如此判决，寻死寻活要撞柱。衙役无法，只好弄几个人看着她。

怡春院妓女小玉在接客过程中，偷客人玉坠一块。客人告到镇衙。包老爷问话，小玉回话说，客人送的。客人说是她偷的。包老爷说，你把实情说出，老爷才好公断。小玉红脸不肯说。客人神气地说，谅她也没那胆，女人的脸皮就是命。

闻此话，小玉咬咬牙道：“反正你上面的‘口’会赖。我下面的‘口’有苦也要诉！”说着，哭诉道：这个客人坏啊！他要将那东西硬塞我嘴里。我没肯，他就送玉坠骗我。

包老爷把惊堂木一拍：“大胆刁民，辱我良女，该打七十大板。”

嫖客无言以对，只好认输。

包老爷又一次对堂下扫去，见有人喊：“老爷明鉴，小人有冤。”定睛一

看，见是自家府上的使唤家丁小柯，便和颜相问：

“你有何冤情？”

“老爷，本人无冤。是为家中馒头店的事申冤。”

“那就说来。”

“邵家太太的使唤丫头春娥，常常到我家店里买馒头……”

“这也是冤？”包老爷打断道。

“请老爷听小人慢慢申述。那春娥长得俊，人见人爱，起先与小的用人只是说说话，说话就说话，她竟然敢拿馒头不给钱。用人也不响，动手摸她。她就让摸，摸脖子，一只馒头。摸屁股沟竟拿十个馒头。小的店越办越火，收入倒是越来越亏。那春娥拿了白面馒头转卖给北新桥下的乔老头，每个馒头得利一文。”

“两个馒头才一文，她转手还得大利？”

“乔老头也卖她的风骚啊！”

包老爷点点头，手伸向令箭筒，嘴里喊道：“传邵家主人来问话。”话出口，堂下回说，邵家派了师爷冯先生在堂前侧室等候。

又是他？包老爷的手在半空中打住，落下不是，抽令箭也不是，脸上顿时无光，心里恼恼地道：这邵家真是可憎，如此不把本堂放在眼里？多大的架子，不来，派个师爷？不成！

这时，堂下有人腰躬九十度，双手合抱，高揖过头，朗朗道：“在下邵家师爷，受主人之命，全权处置此事。”说罢，上前一步又道：“柯记馒头店老板之话不实。我家太太的丫鬟在上午需忙碌事务，从未出过门。他说及的春娥，系另一人，望老爷明鉴。”

包老爷坐正，点点头：“这好办，你可唤春娥到场。”

冯先生道：“邵家的下人从不轻易抛头露脸。老爷可让他细述春娥模样，令我等知晓是否是春娥。”

包老爷恼恼地说：“小柯，你说那春娥的模样。”

小柯唱道：“眉似弯月，眼若杏；唇秀如樱，耳美玉；腰摆胜柳，步态弱风……”

包老爷不满地说：“你是在诵诗？”

小柯低语：“小的指望老爷判她挨板，我好替她受过。日后娶她做妾，饭后就有快活了。”

没想到冯先生耳尖，听到了：“大胆刁民，编设圈套，加害良家妇女，该当何罪。包老爷，若让这小人得逞，你一世清名便断了。”

“堂上休得喧哗！”包老爷恼火道，何须你来教我？你也配到这里来吆五喝六？哼！今天这事，既晓得小柯想你丫鬟，没点代价行吗？派个嘴皮子师爷就成？能成吗？想着，恼着，那手就摸着了惊堂木，“啪！——”一个重拍，不料，“咚——”一声，手下一个虚空，惊堂木没了。包老爷两眼发怔，再瞧，那惊堂木从桌上窟窿里穿桌而落，软软地躺在地上。

全堂见这情景，都镇住了，旋即爆出笑声。

“肃静。”包老爷肚子里连连骂晦气，急抽令箭，“将春娥拿来。”

衙役闻令前去。

不一会儿，吃了瘪的衙役，拐着腿回来说，没进门，先挨顿乱棍，还说老爷是昏官。

“放屁。先将那邵家师爷打五十大板，再行论理。”

堂前衙役问：“照从前规矩，按顺序打？”

“褪了裤子，摆好，一一着打。先打这可恶师爷，那些女的晾晾干再打。”

堂前衙役回话：“女的捉来前没下过水，身上衣裳都是干的。”

包老爷气恼道：“老爷叫你如何就如何。”

衙役闻而不动。

包老爷问：“堂前为何无响动？”

全堂一片寂静。

包老爷正要下堂问话，忽然见门外喧声骤起，连忙回到位上，喝令衙役去打听。衙役还没动腿，门外拥进一群人，抬着块门板，上面躺着一人，手里紧紧攥着一个馒头，满嘴剩屑，毫无气息。包老爷见状，伸手拿惊堂木，摸个空，方知惊堂木已没有。只得喊道：“出了何事，快快报来。”

一人跪诉：“门板上躺者系外地人，在此盘缠用尽。我见他几餐未果，嘱小二到柯记馒头店买几个馒头与他充饥，不料，客人吃了半个馒头就口吐白沫，抽筋而亡。郎中诊断系馒头有毒！故前来报案。”

包老爷甚觉奇怪，看看堂前那班衙役，说，快快验明。

堂前看热闹的纷纷议论，打屁股的戏看不成了。不料，有人喊，别走，板子是一定要打的。

很快，验尸结果：馒头里有剧毒。

毒从何来？包老爷不敢问了。

原来，这馒头店用的面粉都是他包府提供的。此事与他有瓜葛，只能送县衙论断了。

小柯见状连连喊：“老爷，莫要把春娥放过！”

这一喊，倒是提醒了包老爷：“打！先把屁股打完了再说。”

堂前衙役不动手。

包老爷提足了中气问：“衙役为何不动手？”

衙役领班出列禀告：“不知老爷是按何规矩？”

“我的规矩什么时候变了？”

“请老爷收回成命。非我等不打，实在打不下手。如今已是民国，打屁股不文明，且女流褪裤子褪得太净，有的连腰都露了，腿还大张。上回打的洛氏，回去后就上吊了。”

包老爷道：“太伯奔吴，开化文明，就是指的你们这些蛮种！”

“这与打屁股无关吧！”旁边站着的冯先生不服气地说道。

听到这话，包老爷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恼恼地说：“板子贴不到你的屁股上，你不晓得什么叫文明。等你有了记性，晓得挨打的痛处，自然明白。”说着，大吼一声：

“给我打！褪净了打！”

衙役只好将那几人都拉到堂前，褪了裤子，按下。女人的裤子也是衙役们褪，褪得有滋有味，慢褪细抹快解轻扭，满堂的眼睛都在那几只手的动作上游着，不时地发出叹声、乐声，惹得众人眼福大饱。那崔家媳妇羞愧难忍，被按在地上，浑身不能动，只有屁股和两腿扭撅，就差无法寻死，惹得看客阵阵喝彩。

衙役班头实在看不下去，出列禀报：“老爷，是否先打别人？”

包老爷恼恼地说：“那就先打那狗屁师爷。”

“你敢！”堂前有人大喊。

包老爷喝道：“何人喧哗。”

来者吼道：“老子要你这狗头！”说时迟，那时快。那人已经到了面前。包老爷急呼衙役，不解的是，此刻竟然无人上前阻挡。任那人跳到桌前，对包老爷动拳脚。好在包老爷见过世面，不像那些初出茅庐者，遇这类事就先钻桌底或喊饶命。他转过神，正了正脸色胆壮气粗地问：“何路英雄，既然大闹公堂，想必是要说话，不妨坐下好好说。衙前使唤，给来人看座。”

衙役搬过椅子。

来人没坐，面对包老爷把单片大刀提上，迎着命门朝下一劈，就见眼前银光一闪，包老爷两眼一闭说声完了，心里叮嘱：身子不能倒，人死志不可短。只听得响声，紧接着是桌上的东西哗啦啦全掉在地上。包老爷摇摇头，把眼一睁，见自己没死，眼前的桌子恰没了，晓得是好汉劈了。正想说话，来人上前

一把提了他的前襟，吼道：“你若再敢对冯先生无礼，砍下你的脑袋做夜壶。”

包老爷明白，又是邵家来的，便说：“好说，不就是几十大板吗？老爷我替他受了。大清律不可更。”

“放屁。皇帝早已退位，还有什么大清律？”

包老爷放低声音道：“你不想看看那些女人白净净的屁股？”

“看你娘的更美。老子刚了你那三两肉。”说着，就要动手。包老爷看看左右，嘴里道：“没想到衙役的心也是黑的，连主人都不晓得救一救，不救，说一声，我到阎老三那里也好顺口气呀！”

来人听他这话，一笑，放下了他：“你若不再打屁股，不再窝杂烩于心，我便饶了你这条狗命。”

“狗命还是不饶的好。放我堂堂的河泊官一马，再也不来升堂了。”

“还想升堂？”

包老爷指指那被劈成两片的桌子，叹道：“还升什么堂，过什么官瘾哟！”

来人乐道：“这就对了。”说完扬长而去。

退堂静思，包老爷越想越蹊跷，暗中着可靠心腹把柯记馒头店的事一打听，竟然真的是小柯想占春娥，用他包老爷做蜡枪头，邵家得知，使计让包老爷衙在堂上出洋相。顿时恼道：小柯可恶，仗着他娘是我的姘头，敢这么做。你堂堂的邵家，为何不与我早早言明？你也叫我做蜡烛？好，我看你能一路走到光明顶！心里便积下这怨。

这日下午，邵老爷与包老爷又在柳泉居茶馆里间相逢。见面时，邵老爷把那并不肥胖，却很矫健的身子一摇，双手抱拳：“包老爷，我的下人多有怠慢，亏你海量，不给难为，在此，我敬你一盅。”

包老爷起身回礼，肚皮里暗自道：你们这些新贵，从古到今都是钻空隙的大王。一旦国力衰竭，朝廷漏个小小的空子，你们就会没命地朝里钻。我扳扳指头可以数出你们的买卖：一场长毛子造反，沿海盐票波动，你们捞了多少？皇帝退位，执政党无力管理，你们又钻营了多少洋人的买卖。要不，你能发达这般？脸上却不动声色道，哪里，哪里，那些小事，勿挂嘴上。

“难道挂心里不成？哼！”邵老爷道，“我家里正好有张楠木长桌闲着，让人搬过去给衙门用？”

包老爷道：“不必。那衙门其实早就不是什么衙门了。朝廷不是朝廷，我这老朽做何路多情种子，替这食古不化的古柳泽卫什么清白呀！”说着，把手一拱：

“各位，若是你们还瞧得起包某，看包某还能为大家做点事，那么，有事我们就在这里相商，如何？”

邵老爷连连说：“好哇！偌大的镇，能没人问事吗？您肯为乡亲解忧排难，真难为您了。原先供给镇衙门的摊派，我们照出。”

众商家看惯了邵老爷的面色行事，见有这话，唯恐慢一拍，都抢着说好。

包老爷眼珠子一转：“那镇团防的用费呢？”

“照旧。”邵老爷挣了面子后就会给对方一个漂亮的台阶下。

包老爷心里乐道：好，我就要你们这样，看我如何慢慢叫你们这些新贵认识我包某。他把镇团防拉回家后，镇衙门再也不去了，柳泉居便是他的办公所在。久而久之，柳泉居就在人们的生活中担当起了那种决策本地政治、军事、社会大事的民间政权公议堂、避乱所功能，从而使柳泉居失去了它应有的江南茶馆本色。

2

说古柳泽，自然也得顺道说说南浔镇。

明末清初靠缫丝发达起来并萌芽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江南小镇南浔，此刻表现得异常平静。太阳照在小镇上暖暖的，使水乡的寒气变得像春末秋初，连水面上漂着的船也充满着人情味。这种人情味被水载着顺苕溪河一直流向太湖，流向苏州、上海，流向它们愿意去的任何地方……

这里通上海的小火轮，在发船的时间上总要比上海往这里的迟一个时辰。据说，这是南浔用以显示对上海的一种居高临下姿态，也是上海对这个孕育中国近代工商业“母亲”地的敬意吧！那时的南浔人动辄就喜欢用一种软软的吴语颐指气使：

“侬上海，旻没我俚南浔格丝绸，侬还神气点啥名堂？啥格丝绸？侬看看，丝绸还勿晓得是啥东西。阿是阿木林一只哇！辑里丝，阿懂勿懂辑里丝？旻没它，侬阿可以充啥格老大？上海的洋房，就是我俚缫丝缫出来格……”

上海那时还是小渔村刚刚发面包酵，不大硬得起翅膀，只好听南浔小镇的调遣。不过，话说回来。那时的上海也委实没多少气派。小火轮开得穿过上海整个市区，看到的除了稀稀拉拉的无精打采面黄肌瘦的人群外，便是如静止状的河水。那时上海的水，从淞江那边过来；从黎里、松陵、甬直、平望把太湖水弄成一条黄浦江再浩浩荡荡进上海；这两边的水，把上海洗得清清爽爽，像上过一层荸荠漆，太阳一照，贼亮贼亮。天是碧透碧透，河里的水，碧清碧清，照得见弋游的鱼虾。

船悠悠地开着，一路风光，到苏州河边，船长挺挺腰板，扬臂拉响了汽笛，两长声，向大家报告自己的到来。

汽笛声响过后，河边上的一排棚屋开始在静静的晨雾里摇动起身子，其中有一间先发出苏醒的响声，那声响夹带着棚屋特有的骚动。

小火轮上的船长这时喊：

“阿三，拿一只空油桶来！”

骚动的那间棚屋，临河的墙上支出了一个雨棚子，这么一支，算是窗又是柜台。从里面悠悠地伸出一个女人的头，朝外探一探又缩进去。然后，有男人推开了竹皮子编的门，提一只铁桶，趿双鞋子“趿拉、趿拉”地朝小火轮上慢慢走去，一边走，一边嘀咕：“上海人真笨，连吃的油都不会榨。要到那个地方去弄。也勿看看人家出门来的神气相……”

船长骂道：“死鬼阿三，一天到夜只晓得女人、老酒！你就勿晓得脚头快一步？张老板要是在船上……”

他的话还没有完，阿三的地步就快起来，连连问：“你说什么？什么？你勿早说，要是张老板在船上。叫他老人家等我，那成何体统？我一年靠他的油坊就够讨两个家妓婆。”

他的话声未落，棚屋里就扔出个“炮仗”来：“沪头滩上的拆白党，说的比唱的好听。你有铜钿？你有讨两个家妓婆的铜钿为啥事体不给老娘明媒正娶？依呀呀，我今朝才晓得你有铜钿藏得屁眼里相，是埋了好好交一条拆白党后路格，是勿是，等有一日子嫌老娘勿嫩相格辰光，就好去捉野妓？告诉你，那种野妓，搁我是男人都看勿上眼。船老大，依说说，还是这种道理？那种野妓，脱脱裤子撅撅屁股就可以吃东家喝西家的，只晓得铜钿、吃！说起话来也勿晓得清爽。说啥格，勿轧姘头，跑到上海来做啥事体？你说，要勿要叫捕快捉依进去坐坐，好好叫收拾收拾依格贼骨头，把我俚上海人说成是轧姘头的祖宗，还了得！你说说，那些人还是勿是格野路子的贱货。船老大，你说说，还是不是格野路子的贱货，一只铜板困翻依格……”

女人齜齜地扔出的不是“炮仗”而是炸药，炸得接过油桶的船长吓得手里的油桶掉在跳板上，油桶在跳板上蹦了蹦，骨碌碌滚到水里。

阿三更是瘟鸡奔了头，对着棚屋上的那个窗子连连叫屈：“男人说句开开心格话都要受管制，这世界委实对男人勿公平……”

“勿错。讨两个家妓婆是叫开开心格事！有你格拆白党跟两个妓开心，你说，我有啥格话好说？这苏州河里的船就勿要水载了。我俚女人的眼泪就可以载得它跑到西洋去，替你再弄几只洋妓婆来……”

船长连连叫快开船，船停这地方是请佛请到了棺材店，横竖都不是好事体。

小火轮是带拖船的，乘客都坐在拖船上，拖船又分出一二等舱。岸上一出好戏，引得船舱里的人都伸出头来看。

这一日正好上潮，快班船顺潮走得好利索，中午时分就到了平望。船老大舒口气，这速度一定要比平常快两三个时辰到南浔。心头一乐，脑子里的弦就松了，这一松，就要出问题。这说到要出问题，问题还真就来了。船过平望桥，不知是掌舵的过于小心谨慎呢，还是过桥拐弯水流方向与水下涡旋相逆使船体不稳呢，或是别有蹊跷？谁也说不清。反正此时拖船拐不过，船体斜侧过大，很快折入水中，船老大见后面拖船下水，第一个念头跳过来，把坐在贵宾仓里的张家公子救到船顶篷上，然后再把他弄到前面的火轮上。别人的命都可以当草鸡一样闷闷水，唯有这张公子是勿好受凉的。浸入水里的船舱传出呼救声，那声音凄凉刺耳。没有落水的人听到后喊起来。喊归喊，这冰水之中，救了别人，说不定自己要被冻死。谁肯冒这个险？人命关天。没有落水的人当中，有人认识这位张公子，便向他哀求。张公子立刻朝船家喊道：

“依都认得我伐？那好，快快下去救人。救上一个人，我给大洋一百块！”

性命之忧，胜似万两黄金。张公子出口就是百块大洋，着实给人不小的震动。有此承诺，落水人方不做龙王午餐食也。

这落水者中，有一位穿长衫的斯文人，被救后过来谢水手。

那水手说，不要谢我，要谢就去谢张公子。

穿长衫的便要求见张公子。

做了好事，并不希望别人报恩的张公子拒绝了这一要求。好结天下朋友的张公子，此番拒绝接见，正是要匆匆赶回家办一件大事。原来，张公子的第二个妻子，小他三十岁的朱逸民有个邻居小姊妹叫陈阿凤。年龄一点点小的阿凤很聪明，朱逸民常常与她一起读书识字，后来，阿凤更名陈洁如到苏州上学并留在苏州做小学教师。蒋中正是张家常客，自然会常常见到陈阿凤，张公子察言观色看出蒋中正的心事。有意玉成这桩好事。前天打电话回家让夫人先期征得阿凤的同意。此番张公子要将陈阿凤送到苏州与蒋中正会面。你说，他怎有时间去与闲人拉呱？

对方倒也不死心，干脆递上名帖。

张公子接过，默看名姓后，知是上海滩上的名流，立即吩咐：见！

见面的地方，就在那小火轮上。张公子因为腿跛，站时用一拐杖支着。穿长衫的进来便作揖道谢。

张公子回礼：“想不到共产党中央的夏天先生会与不才俗人增澄同船共渡！”

夏天一听对方是张仁杰，那神一下子就激活了，重新布礼道：“名播四海的巨商张增澄，字静江，号饮光，人称仁杰，就是阁下？真是三生有幸，能与阁下同船，还获先生仗义营救，实乃万幸。”

张静江细观夏天脸色，诧异道：“先生不在上海的中共机关做要员，何以到南浔去？”

夏天摇摇头，满腹心事不知如何说起。他哪里还是什么要员，分明已经是被排挤到党外的异己。他发现党内的关系并不纯洁，掺杂着个人权力欲望的斗争，其激烈的程度远远超出他的想象。与最初投身革命的美好愿望相比，他现在越来越看穿政治是个什么东西。难怪有人说，世上有两样最脏的东西：一个是政治，另一个就是女人的生殖器。偏偏这两样东西男人都爱。但这些话，无法与外人言说，只是轻轻叹道：“我此番倒不是想到南浔，是到湖州看朋友，然后去莫干山住一阵子，看看书，做些闲文章。”

“眼下的革命形势如此高涨，先生还有雅兴做闲文章？”

夏天长叹一声：“先生也是革命同道中人，说与你听听无妨。现在的共产党，到底是听人家苏联的，还是听陈先生的，我也不明白。整天吵吵嚷嚷，我是实在受不了。不知贵党内部是否也如此？”

“彼此，彼此。中国的事情，就是在一场吵闹中开始，在拳脚相加中结束。”

夏天点点头，然后问：“先生对蒋中正也这样看？”

“他除外。行情看涨的自然不可与那些人画等号。”

“是啊，中国目前的形势注定有蒋中正的一场重戏。”夏天还想再说下去，看看张静江，话收住了。

听话听音，张静江心中已明白许多，便相邀道，如果先生真的没什么要事，可随我到寒舍小住几天，然后再去湖州如何？

夏天欣然应诺。

两人重新布礼入座，上茶，聊天，一路观赏景致，倒也不觉时间之慢，很快到了南浔，从东栅进去，小火轮解下后面的拖船，单放到张家自备的码头。靠岸。张静江起身邀夏天：“请夏先生上岸。”

夏天欣然从命，上了甲板。岸上有人抬了滑竿椅过来，放在甲板上，舱内的人扶了张静江出来。张静江见夏天没动身，赶紧吩咐用人快快请夏先生入府。那手下人过来引夏天上岸。夏天上了岸，站在那儿等张静江。张静江坐在椅子上，由人抬着上岸。到了岸上，几步之遥的张府已经大门洞开，两边的侧壁墙前均站了人，门口也有人恭候。张静江这才对夏天说：“请先生走前面。”顿时，船上、岸上的用人一起唱喏：“请夏先生起步。”